

两地书

□张涔

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都称许广平为“广平兄”。他为此“兄”字作了定义: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真含有“老哥”的意义。

鲁迅说这是他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他们是从一九二五年的三月开始通信的。三月里,鲁迅给广平兄写了四封信。

三月十一日,鲁迅回答许广平的人生之问:“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一点没错,我也每一天想让自己睡熟的时间能久一点,让一些联带着的苦痛离开一阵。

三月十八日谈中国社会。说仲尼先生“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

三月二十三日信件末尾,他说自己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无甚好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作为一位师大老师,鲁迅也真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够低了。这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血性男儿,这个侠肝义胆怒骂世间不平的钢铁侠,对一个“小鬼”却是那样温情。

不过“广平兄”确有一种气势。第一封信,就是她主动写给鲁迅老师的。虽然每次写信给鲁迅老师,都自谦为“受教的一个小学生”“小学生”“你的学生”“学生”,却又直接接过“小鬼”称号,撒娇一般:承先生每封都给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像在孟兰节,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谨谢“循循善诱”。“循循善诱”半年后,他们正式相爱了。两个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鲁迅说:“我可以爱!你战胜了!”

后来,他们两地分居,相思情切,便开始《两地书》。每次写完信,鲁迅总是巴不得它能立刻飞到许广平的手里。他说:“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我也相信,街边的绿色邮筒,肯定比直接送往邮局慢。鲁迅即便不说,许广平也懂。因为思念,让等待的时间变得漫长。因为思念,使相见的时间显得匆匆。但是,“人被思念时,知或不知,已在思念者的怀里”,这样就可以了。

在《两地书》里,几乎没有初见时的激动,写的基本上都是两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天冷加衣、吃好吃饱之类的叮嘱……

现在,没有人再写信了。急,什么都急。没有耐性写一封长长的书信了,现在只有微信。所谓“微”,即是简短、快捷吧。不需要谋篇布局、不需要深思熟虑。快到时时都像在面对面,快到确实能够做到实时面对面。但是,留下的一切也都是碎片。如果你再把聊天记录删除,那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连天冷加衣,吃好吃饱,按时吃药,早点休息之类的叮嘱也全都没有了。

鲁迅和许广平有《两地书》,现代人没有书信,只有微信,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一切都可以一键删除。想来好忧伤,但是很多人都以为意。

487

《鲁拜集》是波斯古诗,体裁是四行的短章,而主题方面,最突出的该是对生命无常的感叹吧。

人生苦促,韶华不永,繁华易逝,帝国难久……这一类的怀古自伤之情,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到晚唐诗,到五代词,都是特别多见的。日本早期的随笔如《方丈记》《徒然草》,亦每每渲染人世无常,被视为日本古典审美的一种

特质,其实也不过是同类的文化咏叹调罢了。

可以说,每种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对神明的永恒渐渐产生怀疑,相应地,又必然对时光的迅疾和生命的短促感到哀伤。这是以悲哀的方式抒发出来的生命意识。这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忧伤和喟叹——惟其是最基本的,这些忧伤和喟叹才有至今仍能打动我们的力量。

488

小时候就爱看科幻小说,长大后仍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零零



新书快递

诗唱大唐
陈尚君著
凤凰出版社

作者细密爬梳文献,审慎独到思考,在多年潜心考订唐诗文本的基础上,将心得与发现以通俗化的随笔形式介绍给读者,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唐诗的动人故事。

书衣文录全编
孙犁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衣文录”,顾名思义,是写在书皮纸上的文字。它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内容生动活泼,既有孙犁对所藏图书之内容和版本等的评价,也有随手记录下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其写作形式亦不落窠臼,篇幅可长可短,既有书话,又有随感,也可视为日记;其行文朴实无华,平和淡然,不见锋芒,寥寥数语却入木三分、切中要害,也多少流露出一代文学大师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境遇下的些许惆怅与无

奈,因此也是孙犁个人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

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
方继孝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全面细致地书写了新月派诗人、古文字学家、明式家具收藏家陈梦家一生及其交往密切的朋友圈。从中展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国宝守护者、考古学家、古文字大家、明式家具收藏家短暂、璀璨却又坎坷的一生。从全书陈梦家的朋友圈,可见一个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治学、处世及各自命运的沉浮变迁。

钓客清话(插图版)
[英]艾萨克·沃尔顿著 缪哲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写的是垂钓,但不是钓鱼人的技术指南,而是垂钓的哲学,垂钓中体现的做人的理想、生活的理想,即简单、忍耐、厚道、知足等。本书由学者缪哲翻译,其译笔精妙风雅,古色古香,得当地传达了沃尔顿古雅、清新、天然的语言风韵。

反读书记(一七零)

□胡文辉

喜欢看科幻片,包括“时光倒流”或者说“穿越”类型的作品。

我当然并不认为,“穿越”是可能的事。不要说技术上、理论上的问题,仅仅在逻辑上,“穿越”也是自相矛盾的:假若你真的能回到过去,改变历史,假若历史真的能被你改变,那么,历史既然已如你所愿地改变了,也就不再需要后来的你回到过去了;而反过来,假若你不去做任何事,假若你不是主动地回到过去,那么历史又是怎么改变的呢?

这可以说是“穿越”的悖论。

南沙沟遗物
今何在(三)

□钱之俊

南沙沟房子里的东西清空以后,两位遗嘱执行人致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拟将房屋按当年以成本价购进的原价退回国管局,所得款项捐赠“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国管局回复:感佩杨绛先生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愿尽最大努力支持杨绛先生的公益善举,准许出售杨绛先生名下住房,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吴学昭说这是破例准许,遂将此事委托清华全权办理。

其实杨先生晚年在默存先生去世后,还买了一处房产。在其自撰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清楚地记着:2000年12月14日,“买房交款”。2001年9月10日,“领到房产证”。而就在领房产证的前三天,9月7日,她在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初始稿费72万元),签订协议。在设立奖学金之后,杨先生要再在京城买套房子估计很难。这套房子,她显然不是为己而购,除了送赠亲人,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否则在杨先生去世后,这一处房产的处置,遗嘱执行人肯定是要提一下的。

有几个细节值得关注,可兹作钱锺书生平传记补遗资料。他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钱锺书写于明港干校时的一首打油诗,字迹飞舞,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平伯世昌与何生,赛梦红楼作主人。挤挤一堂三宝玉,不知谁贵谁复甄……”杨先生晚年日课之一是练软笔大字,这次清理中,他们就发现保存的部分长年积攒的一摞摞日习毛笔书写的大字,有钱锺书加评的红色单圈、双圈或杠杠。钱锺书的日课是干什么呢?钱瑗1981年9月23日写在片纸上的几句话说得明白:

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人送来《围城》样书。中午吃饭时,Pop说,一有人来,“功课”没来得及做,下午得补。Mom说那你今天就不做算了。Pop说:不行,我的学问就是从做功课中来。(钱瑗注:“功课”指练字,看自己的旧笔记,看新书,看字典,etc.)Pop说,现在每天看几页旧笔记(瑗注:一天中文,一天外文。)联系新看到的东 西,常有所新发现。这就能保持自己不断有所进步。

“大师”原来是这么炼出来的。